

研讨会 1

从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孩子的今天”

●主持 ……………朱家雄·榊原洋一

●讨论专家……………秦金亮·黄绍文（中国）

内田伸子·一色伸夫·山本登志哉·一见真理子（日本）

【关于朱家雄教授的演讲】

内田伸子

朱教授提到，即使是同样的保育原理，它的实行方式会随着文化、社会、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而改变。正如同朱教授所提到的，在文化的范围内没有的东西是绝对无法依样画葫芦的。

朱教授最后所提到，当孩子长大成人，如果他们沒有社会地位，只能过着贫困的生活的话，他们将来也许会责备父母为什么没有好好引导他们向学。我听到这里，不由大吃一惊。

考虑家庭与亲子互动关系时，只重视孩子的成绩及在学校的表现，把人格方面的东西、独创力方面东西全都置之度外，怎能培养出广泛的视野和文明性呢？我非常在乎这一点。光凭学业成绩来衡量的话，孩子所拥有的其他才能一定会被忽视，造成巨大的损失。

山本登志哉

中国的教育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儿童为中心，变化相当大。但听一点点师生之间的对话，都会发现都与日本截然不同。这让我再次感到文化的巨大力量。

日本和中国最大的区别要算是竞争的激烈程度了。在日本特别是当孩子还处于中小学生的阶段，我们并不太会强调个人之间的竞争；而中国直接显示了社会竞争的激烈。我想请教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团结源自哪里？

第一天的研讨会，
由四位日本专家就中国研究者
发表的内容谈了
感想并提出几个问题。

一见真理子

在日本我们会有集团的压力，有俗话说“突出的钉子会被敲打”（枪打出头鸟），说得是过分强调自我反过来会限制自我。然而中国孩子却是钉子越打越突出，越严越强调自我。看到这种情形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

我还是认为评定的基准（成败的基准等）应该要多元化、丰富化。这个节目所介绍的父母不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背景之下被裁员，就是辛苦地做小买卖，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这种家庭经济背景之下的焦虑。

目前的中国高举着素质教育的大旗，朱教授以宏观的看法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之中有不会改变的地方，但我想也许有的东西还是会慢慢改变吧。

一色伸夫

朱教授提到中西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我觉得相当有意思。要使世界变得更幸福，就需要不停地思考，怎样才能让不同的价值观相互融合。

3 2 1

1 中国人眼里的“小皇帝的眼泪”
2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和早期教育
3 关于幼儿教师培养的一点粗浅体会

6 5 4

4 研讨会1：从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孩子的今天”
5 在日中比较中发现的“文化的发展”
6 探索中日两国的儿童观、发展观、教育观

8 7

7 幼儿教育中的日中关系史——比较历史的素描
8 研讨会2：日中比较——儿童·发展·文化

【关于秦金亮先生的演讲】

内田伸子

秦教授的专攻是发展神经科学，我非常赞成秦教授所提到的，以发展神经科学为基础进行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及站在神经科学的立场考虑孩子发展性。然而我所关注的是神经科学观察的对象是血管中流淌的结晶等，是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去分析对象的。但发展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不仅是看全体，而且要看成长环境对人关系社会构造文化等宏观的东西。神经科学和发展心理学认识方法之间的距离与鸿沟，应该如何弥补呢？



【关于黄绍文先生的演讲】

内田伸子

学校中设有实验自习设施，学生们戴着耳机，从半面镜中可以观察得到保育现场的哪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事。这个设施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很羡慕。

产学合作。教师培训学校与各地的幼儿园紧密地结合，实际从事幼保的人士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校方面的人士真正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教育，我对此深感敬佩。

一色伸夫

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每个人眼里都闪耀着光辉，然而进了小学他们就开始哭了，我想请教黄教授对这种变化的看法。

【中方专家的回答】

朱家雄

中国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质量，而是解决公平受教育的问题。国家策略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只为少数的富裕人士着想，更重要的是要为绝大部分的老百姓着想。

中国人也不想让孩子从小就疲于奔命，但中国不像日本，好歹都有日子过。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日本不能相提并论，这点考虑教育问题的时候不得不考虑。

秦金亮

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立场来说，不能不关注这些被学习逼哭的孩子们，但那些由于贫困，被父母所遗弃的孤儿们，难道不更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吗？被父母所遗弃，一个人饱尝辛酸的孩子，比这个纪录片里出现的孩子们不幸得多。但这些农村的儿童，却又比非洲的儿童更幸福，至少他们可以解决温饱。所以我要说，幸福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黄绍文

会场中有人问到中国的幼教的办学情况。日本主要分为公立与私立的保育园和幼儿园。但中国除了这两种以外，我们也有钟点制的、亲子园等等许许多多的形式。幼儿园有全日制、钟点制、半日制、寄宿制等等。也有人问到幼教教师的社会地位怎么样。我绝不怎么样。工作辛苦、待遇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我想其他国家大概也是一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幼教男性师资的人数问题。幼儿园、托儿所的男性师资虽有但并不多。